



香港書展2024

《年少日記》導演卓亦謙日前出席香港書展「卓亦謙的導演日記」講座，講述這部作品的幕後故事與自己的電影心得。從小時候受羅賓威廉斯的作品影響開始接觸電影，他着迷於從各種風格的電影中學習不同的創作技巧。卓亦謙認為電影就像自己在用書法寫日記，用不同的電影手法來抒發自己的內心感受。

大公報實習記者 李兆桐

卓亦謙

- 導演、編劇
- 執導電影《年少日記》
- 第60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
- 第17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新導演獎
- 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

▶《年少日記》導演卓亦謙出席香港書展「卓亦謙的導演日記」講座。大公報實習記者 李兆桐攝



揭秘《年少日記》幕後故事 導演卓亦謙： 電影就像用書法寫日記

去年，卓亦謙首部執導長片《年少日記》獲票房佳績，講述青少年成長中的煩惱與苦痛，呼籲社會與家庭反思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影響。

卓亦謙表示自己早在第36屆金像獎時便與片中飾演鄭自雄的鄭中基相識。最早邀請他參演本片時，鄭中基由於檔期衝突只能遺憾作罷，但他的時間再次臨時發生變動，才終於成就了鄭自雄這個角色。對於鄭中基的加盟，卓亦謙表示自己作為初出茅廬的新導演受寵若驚。

或拍《年少日記》前傳

卓亦謙認為，鄭中基和自己非常合拍，都希望電影內容精煉不重複。合作的過程中，鄭中基發現台詞有冗雜的情況時，也會直接向他提出。鄭自雄這個角色受到了很多觀眾的討論，卓亦謙表示自己有意就鄭自雄的童年經歷來拍《年少日記》前傳故事，講述「傑仔」悲劇背後這名暴躁父親的嚴厲教育的成因。

卓亦謙慨嘆，「傑仔」在故事中被設計為一名步入青春期的10歲小男孩，「假如他沒有離去而是去了解更多多姿多彩的世界，也許故事會有不同的走向。『傑仔』開始寫日記來源於聽到校長的一個玩笑，認為寫日記就能讓自己成績變好，家庭也能夠更和睦。」這些別

出心裁的情節設計，更讓觀眾為「傑仔」的悲劇感到遺憾。

在電影創作上的巧思，離不開卓亦謙對於學習不同導演風格的痴迷。他回憶自己與電影結緣於兒時觀看羅賓威廉斯主演的一部電影。他驚嘆於一部外國電影，竟然也能帶來巨大的情感共鳴，從而對電影創作產生了巨大的興趣。在剪輯上，他表達了自己對《波坦金戰艦》所展現的蒙太奇手法的喜愛，並將類似的技巧運用在自己的作品中。他透露，邀請電影前輩來指導作品時，認為「蛋糕」這個角色有點多餘，建議刪去。但後來卓亦謙將「蛋糕」受欺負與「鄭sir」找同學談話的鏡頭用蒙太奇手法剪接在一起，體現了即使教師在努力為學生排解，校園霸凌仍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威脅着學生們。觀看修改後的片段時，前輩對「蛋糕」這個角色就沒有什麼意見了。

利用旁白表達人物情感

而卓亦謙嘗試使用VO（Voice-over，即旁白）的手法來講述「傑仔」日記中的內容，「使用VO的決定同樣遭受了電影前輩的質疑，認為這種手段對旁白者的聲線與知名度有較大的要求。」但卓亦謙認為，許多自己喜歡的電影都會利用VO來表達人物情感，自己最喜愛的導演王家衛更是幾乎每部作品都有VO。卓亦謙覺得這種



手法值得嘗試，將「傑仔」的內心世界更好地呈現給觀眾。

關於自己的下一部作品，卓亦謙透露接下來可能會拍相對不這麼沉重的商業作品。當被問到對於愛好奇幻作品的他，是否會拍如《封神榜》《西遊記》這樣的神話故事時，卓亦謙坦言目前自己作為新晉導演，很難有荷里活般的製作水平，也不希望拿投資方的經費豪賭。「目前自己還在努力學習，保持開放的心態面對各種題材的電影，提供更好的作品給影迷朋友。」

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香江首演

郎昆：以舞蹈展現戰爭年代的女性力量

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，在今年「8·15」日本無條件投降紀念日到來前，一部新編大型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將於7月24日與香港觀眾見面。這部作品用獨特唯美的肢體語言、極富感染力的動作編排，結合全新的舞美、音樂等元素，將那段「鏗鏘金釵」的動人故事搬上舞台。近日，該劇總導演郎昆攜主創團隊接受了《大公報》專訪。他表示，「南京大屠殺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永遠難忘的創傷。香港同胞特別是年輕人都應該重溫這段歷史，熟悉這些故事，珍惜當下的和平環境，熱愛偉大的祖國母親。」

大公報記者 秦占國 張寶峰 朱燁



▲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總導演郎昆接受《大公報》專訪。

燈影幢幢，秦淮搖盪。一支倩影，生死引吭。伴隨舞台緩緩下降，歌女們慷慨赴死的身影強烈衝擊着現場觀眾的心弦。這是整場舞劇臨終了的一幕，排練廳裏，郎昆端坐在觀眾席間，久久無言。「完成這部作品，是我的一個心結或說夙願。」說完這句話，郎昆便匆匆下場，繼續與舞者們打磨一個個細節。

1937年12月，南京淪陷，日軍在這裏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燒殺淫掠，超過30萬國人不幸遇難。1997年12月，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出版英文版歷史著作《南京大屠殺：被遺忘的二戰浩劫》，引發轟動。7年後，受深度抑鬱困擾的張純如自殺，結束了自己年僅36歲的生命。「知道張純如的經歷並看過她的著作後，我深受觸動。從那時起，將這段歷史搬上舞台，便成為我的一個心願。」

「肢體和音樂是最美的語言」

作為對南京大屠殺中無數苦難故事的藝術化重現，《金陵十三釵》無疑是一部成功的悲劇力作。但相比於影視作品中痛徹心扉的台詞、撕心裂肺的嚎啕，舞劇卻完全沒有這些表現手段。它所擁有的，只有舞者的肢體和精切的音樂。「在我看來，肢體和音樂合成了人類最美的語言。所以用舞劇來表現這樣一個重大歷史背景下的悲劇，會有它獨到的感染力。」郎昆說。

故事中，十三位秦淮歌女為了營救女學



▲新編大型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將於7月24日來港首演。

演出訊息

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
時間：7月24日晚上7:30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

▲總編導魏思佳。

「舞劇也可以蒙太奇」

在《金陵十三釵》的故事裏，有一段歌女們在地窖裏躲避日軍的情節。那麼，這一段緊張焦灼的群戲該怎樣表現？便成為擺在總編導魏思佳面前的一道難題。

「藝術貴在聯想，舞劇也可以蒙太奇。」魏思佳決定另闢蹊徑。舞台上，地窖的布景封閉壓抑，突然，一束強光從一條狹窄的縫隙中照射進來，那是夕陽，照在舞女們的身上，一切似乎都明艷起來。她們回想起自己身為「秦淮花魁」的時光……在樂舞中，場景切換，舞女們因困倦而產生的恍惚想像，也清晰地呈現在觀眾面前。

在《金陵十三釵》的多重矛盾裏，歌女與日軍的衝突最為關鍵。日軍是殘暴兇狠的代名詞，歌女則是至真至美的化身。那麼，怎樣表現二者的衝突？怎樣發揮舞蹈的表現力？魏思佳頗費了一番思量。「我們並沒有直白顯露地表現日軍的殘暴，而是選擇了一段阿波舞，用它來表現敵人的陰暗和野心。而當歌女與他們相遇之時，那種至真至美被蹂躪被糟蹋的痛感，也自然而然地傳遞到每一位觀眾的心中。」

魏思佳透露，為了籌備赴港演出，整個團隊從各方面對舞劇又做了數輪精修細排。「香港的演出市場匯聚了全世界最前衛的藝術，香港同胞的欣賞水準也非常高，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拿出最大的誠意和最理想的狀態去面對香港觀眾。可以說，我們是抱著一種應考的心態走進香港，希望這裏的觀眾能夠認可我們的作品。」

生，毅然換裝，代替學生們踏入日本兵營。等待她們的殘忍蹂躪和悲慘結局，人們可想而知。而人性之光也恰恰在這一時刻得到升揚。「對於任何一個生命體而言，當面對生死抉擇之際，能夠為另一個生命慷慨赴死，那都是無限崇高的。」郎昆說，人性深處的偉大光輝，正是這台舞劇要表達的核心。

「藏」在觀眾席的總導演

與其他導演不同，郎昆導戲最喜歡「藏」在觀眾席間。「無論導演還是演員，都要善於運用第三視角來審視自己的作品。現實中，導演容易自我陶醉，演員容易自我欣賞，所以我們必須走進觀眾這個第三視角，去發現作品的瑕疵。」

「不僅是排練，每次有演出，我也都會悄悄坐在觀眾席裏，捕捉人們對作品的真實感受。」郎昆說，如果在一個感人的段落，周圍人都在啜泣，這就說明它基本是對的。相反，如果人們沒有情緒波動，甚至發出譏笑，那就是作品出了問題，導演和演員就要去尋找「病因」。

談及即將登陸香港，郎昆滿懷期待。「作為世界史上最泯滅人性的慘案之一，南京大屠殺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永遠難忘的創傷。香港同胞特別是年輕人都應該重溫這段歷史，熟悉這些故事。我們當然不是為了喚起仇恨，而是告訴大家要珍惜當下的和平環境，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母親。」郎昆動情地說。

▼王家鑫飾演的玉墨引人共情。



玉墨：女性之花 燦若朝霞

多重人性

褪去旗袍，換上校服，昂首挺胸，慷慨赴死……作為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中最高潮的場景之一，很多觀眾都在看到這一幕時淚如泉湧。2023年5月，《金陵十三釵》走進南京，在進入到這一場景後，強烈的代入感瞬間將王家鑫徹底包裹。那一刻，她完全不能自己。直至演出結束，她依然哭到渾身顫抖。

「當時，我感覺自己真正走進了玉墨的內心，我無法自拔，又充分釋放，我感受到了一個偉大的靈魂，為拯救同胞而獻出自己的生命。」王家鑫說，「那時候，我自己是非常痛苦的，但我

所扮演的角色，也真正立住了。」

「通過閱讀原著、參看影視作品，我漸漸認識到，玉墨是一個善良美麗又獨立自強的女性。她身上纏繞着許多充滿張力的元素。比如，她也曾飽讀詩書，卻也能隱忍為歌女。她也無比珍愛自己的純美生命，卻能夠在生死面前捨己救人。」王家鑫說，這是一個十分豐富的人物，把握好多重人性是成功塑造這一角色的關鍵。在舞台上，王家鑫用嫺熟的舞蹈語言，富於層次變化的動作設計，成功演繹了一位秦淮歌女的生命之歌。舞台之下，觀眾為之動容。可以說，「女性之花 燦若朝霞」正是對王家鑫版玉墨的極佳褒獎。